

# 7天圣钥

系列

## 惰王星期一

[澳]加思·尼克斯 著 / 小龙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 7 王 又 系列

[澳] 加思·尼克斯 著 / 小龙 译

DUOWANG XINGQI YI  
情王星期一

桂图登字:20-2012-034

Mister Monday  
Author: Garth Nix  
Copyright © 2003 by Garth Nix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JIELI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王星期一 / (澳) 尼克斯著; 小龙译.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2.7  
(7 王圣钥系列)  
书名原文: Mister Monday  
ISBN 978-7-5448-2506-1

I. ①情… II. ①尼… ②小…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3157 号

---

责任编辑: 周锦 张苗苗 美术编辑: 李睿 版权联络: 吕越平  
责任校对: 刘会乔 责任监印: 陈嘉智 媒介主理: 石璐  
社长: 黄俭 总编辑: 白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mailto: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4.5 字数: 210千字  
版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8 000册 定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 圣院魔法档案

**圣院：**宇宙的中心，缔造者的杰作。包括下圣院、极远之地、边境海等七大领地。

**圣嘱：**缔造者离去时留下的嘱托，是圣院必须遵守的法则。

**圣钥：**七把圣钥呈现为七种不同形态，拥有七种不同魔力，分别象征着七大领地的所有权。

**七位日子：**圣嘱的七位保管人，圣院七大领地的统治者，分别为惰王星期一、贪王星期二、食王星期三……

**次等国度：**缔造者的杰作，是除了圣院之外的所有宇宙。

**拂晓、正午、黄昏：**每位日子大人均有三位得力助手，即拂晓、正午、黄昏。

**异路：**圣院中一种极其罕见的通道。

**不可能之阶梯：**通向次等国度的任何时间下的任何地点，也通往圣院的任何角落。只有拥有圣钥或具有强大魔力的人才能开启不可能之阶梯。

**虚灵：**虚无中偶尔诞生的低等造物，不受时间和理性的束缚。

**使灵：**虚灵的一种，经常受雇去次等国度执行命令。

**易形灵：**虚灵的一种，像水一样可以随意变换形态。触手锋利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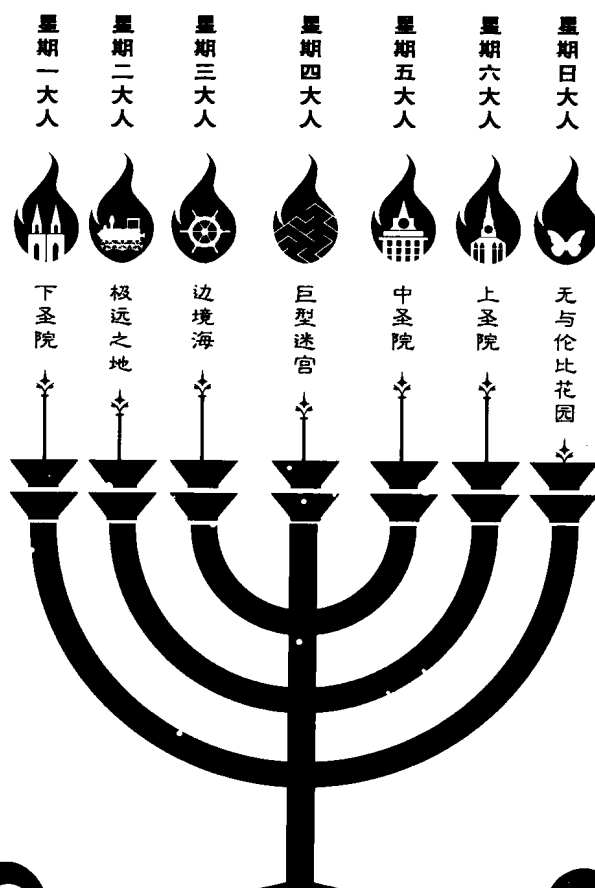
**无形之靴：**可以幻化为任何鞋子的样式，能抵挡任何侵蚀。

**老家伙：**缔造者的丈夫，海员的父亲。

**海员：**老家伙与凡人生育的孩子，力量强大，不幸被星期二所奴役。



# 圣院7王势力格局





# 目录

序章 逃跑的圣嘱 .....	001
第一章 坐在浴缸里的大人 .....	008
第二章 恐怖狗脸人 .....	019
第三章 科莫多巨蜥救了我 .....	027
第四章 我好怕 .....	035
第五章 正午有条银舌头 .....	043
第六章 圣钥PK火焰剑 .....	051
第七章 昏睡病毒 .....	057
第八章 走入星期一便门 .....	066
第九章 超古怪圣院 .....	073
第十章 我想要你嗓子里的青蛙 .....	085
第十一章 我是圣嘱继承人? .....	096
第十二章 过去与未来并存的地方 .....	105
第十三章 拿不走的圣钥 .....	113
第十四章 囚入幽深煤窖 .....	121
第十五章 锁在钟面上的“老家伙” .....	127

第十六章	普罗米修斯之苦 .....	133
第十七章	被挥斧子的木偶追杀 .....	142
第十八章	苏西带来了青蛙的啰唆信 .....	148
第十九章	穿越不存在的楼梯 .....	159
第二十章	找回丢失几百年的记忆 .....	165
第二十一章	等星期一接见得几百个世纪 .....	171
第二十二章	黄昏大战正午 .....	177
第二十三章	狂奔在蛛丝上 .....	184
第二十四章	血色羽毛 .....	190
第二十五章	星期一变身大巨怪 .....	196
第二十六章	瘟疫解药夜恸者 .....	203
第二十七章	不想当国王的人 .....	209
第二十八章	回家的七重刻度 .....	215
第二十九章	星期二的早晨到了! .....	221



## 序章 逃跑的圣囑

他们曾想摧毁圣囑，却力有未逮。于是他们以两种方式加以破坏。它的现实存在被撕碎，厚厚的羊皮纸碎片散落在时间与空间之间。它的精神存在遭到违背，因为上面的每一条条款都未曾执行。

按照这些背信弃义的保管人的做法，圣囑的所有条款都将永远无法实现。为了确保这一点，圣囑的七份碎片都被藏在守卫森严的隐蔽之处。

他们将最初且最小的碎片封入一块比钻石更坚硬的无色水晶之中，然后将水晶放入一只坚不可摧的玻璃匣里。匣子被锁入一只白银与孔雀石制成的笼子里，笼子又被固定在时间终末之时的一颗寂灭恒星上。

十二位金属哨兵围绕着笼子，分列在一块巨大钟面上十二个钟点的位置，而每个钟点处更有死星的暗物质铭刻下的不灭之光。

这些哨兵是专门作为碎片的保护者而诞生的。它们的外表依稀有人类的影子，但身高足有人的两倍，皮肤则是亮闪闪的金属。它们矫健灵活如猫儿，没有双手，手腕处长着锋利的刀刃。哨兵们各自负责它们所在的钟点与下一个钟点之间的警戒，而率领它们的队长则负责十二点到一点之间。



负责监督金属哨兵的是一队精挑细选出来的巡查员，他们是那些不敢违抗保管人意愿的弱小生物。每过几百年，就会有一名巡查员前来，以确认一切正常，碎片的存放处也万无一失。

漫长的岁月过后，巡查员也开始松懈，如今他们到来后，往往只是眯着眼睛打量笼子、匣子和水晶，然后向哨兵们敬个礼，接着就消失不见。对于在钟点与钟点之间勤恳巡视了一万年的哨兵们而言，这种对职责的轻慢本该令它们不悦，但它们生来便不喜抱怨，也没有抱怨的能力。至多只会在必要时拉响警报，仅此而已。

哨兵们曾见过许多巡查员来了又去。除此以外这里不曾有过其他到访者。没有人试图偷走或是解救圣嘱的碎片。简而言之，过去的一万年里，没有任何意外出现。

然后，在与已经流逝的那三百五十万余天毫无不同的一天里，一位比较重视职责的巡查员出现了。他的到来本来再普通不过：现身于钟面之外，帽子因传送过程而歪斜，官方授权证书被紧攥在一只手里，上面的亮金色封蜡清晰可见。哨兵们飞快地转首望向来者，刀刃因期待而颤抖。不过，授权证书和封蜡只能算是许可的一部分，他仍有可能无法念出上一位巡查员留下的口令，只要存在这种可能性，终有一天，哨兵的利刃就会迅疾无比地挥砍下来。

当然了，哨兵们必须给巡查员一分钟的喘息时间。无论是永生之神还是凡俗之身，时空传送都会短暂扰乱他的思维能力，而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这位巡查员从外表看来确实状况不佳。他披着相当标准的人类形体——一个正迅速发福的中年男子。这具人类身躯上裹着一件蓝色的礼服大衣，手肘处磨得发亮，右边的袖口沾有墨渍。他的白衬衫已经不怎么洁白，胡乱系上的绿色领带没能完全掩盖住翘起的领口。他的大礼帽饱经风霜，软塌塌的，还偏向左面。当他脱帽向哨兵们致敬时，一个用报纸包着的三明治掉了出来。他接住三明治，丢进大衣内袋，然后念出

了口令。

“熏香、硫黄和芸香，我是巡查员，正直无欺，忠诚满腔。”他小心翼翼地念诵着，又拿起授权证书，展示上面的封蜡。

十二点钟的哨兵在岗位上扭转身体，准备答话。刀刃交错，发出磨刀般的声响，吓得那位巡查员瑟瑟发抖，再次抬手敬礼。

“走近些，巡查员。”哨兵吟道。它通常只会说两句话，这便是其中之一。

巡查员点点头，小心翼翼地走下传送碟，踏入死星那凝固的黑暗之中。虽然他的上级保证过，授权证书和封蜡就能够提供足够的保护，但他还是预先穿上了无形之靴（伪装成毛绒拖鞋的样子），以抵消死星上暗物质的歪曲能力。他停下脚步，捡起他本人的心爱之物——传送碟。它是个骨瓷制的大碟子，并非常见的金银合金材质，上面配有水果图案。用易碎的瓷碟子有些危险，不过它的样子很漂亮，而这对那位巡查员来说很重要。

即使是巡查员也没有资格跨过钟面的内环，也就是位于钟面中央、由十二个钟点紧紧围绕下的金色圆环。所以这位巡查员只能慎之又慎地从十二点哨兵身边走过，停在圆环前。银色的笼子看起来牢固如常，玻璃匣子也原封不动，显得晶莹剔透。他能清楚地看到匣子里的水晶，就放在它该在的位置。

“似乎，呃，一切正常。”他嘀咕道。松了口气的巡查员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盒子，打开盖子，熟练挑起一小撮鼻烟吸进右边的鼻孔里。这种鼻烟是某位上级官员赠予他的礼物，他还是第一次吸。

“一切，啊……啊……正常。”他重复了一遍，随后打了个超级响亮的喷嚏，全身不由得一颤，眼看就要摔进金色圆环里去。哨兵们猛扑过来，不再固守平时的岗位，刀刃顿时离巡查员的脸部只有一寸之遥。巡查员把双臂转动得好似风车，不顾一切地想要恢复平衡。最后他成功地稳住了身子，朝着圆环外边蹒跚后退。

“瞧我这坏习惯，真对不住！”他尖叫着藏起了鼻烟盒，“别忘记，我是巡查员。这是授权证书！看看封蜡！”

哨兵们恢复了往常的步调。十二点哨兵把手臂收回身侧，不再威胁地高举利刃。

巡查员从袖子里抽出一块方格子大手帕，揩起脸来。但就在他擦汗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像看到钟面上有东西在动。好像是某种细小又黝黑的东西。可等他眨眨眼，挪开手帕的时候，却什么都没看到。

“我想，应该没什么可报告的吧？”他紧张兮兮地发问。他做巡查员的时间并不久，差十年才到四个世纪，而且他只是个四等巡查员，之前一直是第三后厅的门房，几乎从时间伊始时就是了。但发生这种事……

“没什么可报告的。”十二点哨兵说。这是它会说的另一句话。

巡查员礼貌地对着哨兵脱帽致敬，心里却在想别的事。他能感觉到某种东西的存在。有什么事很不对劲，但如果他拉响警报，最后却虚惊一场，相应的惩罚他想都不敢想。他也许会被降职为大厅门房，更可怕的是被贬为凡人——剥夺他的力量和记忆，再把他送到次等国度的某个地方，做一个活生生、需要呼吸的婴儿。

当然了，知情不报的惩罚更可怕。他会因此沦为肉身，却是那种和人类半点也不相似的生物，或是被送到某个存在“智慧生命体”的世界去。这都算不上最糟。还有更多骇人听闻的命运，但他拒绝去想。

巡查员的目光扫过笼子、玻璃匣和水晶。他从内袋里取出一副看戏用的望远镜，仔细打量。眼前依然一切如常。这还用说嘛，他告诉自己，真要是出了岔子，哨兵怎么会不知道？

他退到钟面外，清了清嗓子。“一切正常，哨兵们，做得好。”他说，“下一位巡查员的口令是‘棕榈、橡树、紫杉和野蓟，我是巡查员，忠诚满腔，正直无欺’。听清楚了吗……非常好……噢，我要走了。”

十二点哨兵敬了个礼。巡查员再次脱帽回礼，然后他原地转身，放

下传送碟，念诵出能将他送回圣院的字眼。根据规定，他本应该先去4015层的特殊行为办公室进行汇报，但他现在心神不宁，只想直接回到2010层自己舒适的书房里，喝上一杯好茶。

“离死星之昏黑，往明亮之灯火，回归我的屋内，与黑夜就此别过！”

还没等他踏上碟子，某种又细又小、漆黑一团的东西掠过金色圆环，穿过十二点哨兵的两腿之间，爬过巡查员左脚那只无形之靴，落到碟子上。或蓝或绿的水果图案开始闪烁，碟面浮现出黑色的条纹，随后噗的一声消失了，只留下一团带有浓浓橡胶气味的恶臭烟雾。

“警报！警报！”哨兵们大喊着，纷纷离开钟面，拥向消失的碟子，利刃相交，十二只震耳欲聋的闹钟在它们的金属身躯之中响了又响。巡查员连忙缩起身子，咬住了手帕的一角，低声啜泣。他知道那黑色的条纹是什么。就在它一闪而逝之时，他已经惊恐地认出了它。

那是一段手写文字。那段文字来自于本该封存于水晶中、锁在坚不可摧的匣子里、关在白银和孔雀石的笼子内、黏合在死星表面又由金属哨兵守卫的那块碎片。

可是，这一切都是假的。

圣嘱的碎片之一逃脱了——而这都是他的错。

更糟的是，它碰到了他。它径直穿过无形之靴，触到了他的血肉。因此他知道圣嘱上写了什么，知道了那些他没有资格知道的事。更令他震惊的是，圣嘱提醒了他真正的职责是什么。千年以来，他第一次意识到情况究竟有多糟糕。

“出于对星期一大人的信任，我将下圣院的管理权交托予他，”巡查员低声念道，“直到继承者或继承者的代表前来，并要求星期一交出所有代为保管的职务、财产、权利与从属权利的那一刻为止。”

哨兵们没有听懂他的话，也可能是它们体内的闹钟太过喧闹，盖过了他的说话声。它们分散开来，徒劳地搜索着死星表面，强光自它们眼

中射出，照向黑暗之中。死星并不大，直径不超过一千码，但碎片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巡查员知道，它肯定早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进入了圣院本身。

“我得回去，”巡查员告诉自己，“圣嘱需要帮助。传送碟不在了，所以我会有很长的路要赶。”

他把手探进大衣，抽出一对肮脏凌乱的羽翼，大小几乎和他本人相同。巡查员已经很久没用过这对翅膀了，所以看到它的样子时吃了一惊。羽毛一根根发黄歪斜，翼梢部位看起来摇摇晃晃的。他把羽翼装在背后，试探性地拍打了几下，以确定它还能用。

巡查员一心摆弄他的翅膀，没注意到钟面上突然闪过的那道光，也没发现随着闪光出现的那两个身影。他们的外形也是人类，这是圣院内的流行样式。但他们俩更高，更瘦，也更英俊。他们身穿整洁的黑色礼服大衣，里面是领口笔挺的白色衬衫与整齐的暗红色领带，还有颜色更深的丝质背心。他们头戴的大礼帽透着黑色的光泽，手里握着的乌木手杖装饰华丽，杖顶有银制的把手。

“你这是要去哪里，巡查员？”高个子的那人问道。

巡查员吃惊地转过身，翅膀垂得更低了。

“去上报，阁下！”他有点底气不足，“原因您应该看到了。我要去……去见我的顶头上司……然后去……去找星期一的拂晓大人，甚至是星期一大人本人，如果他想……”

“星期一大人很快就会知道了，”那位高个子绅士说道，“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巡查员摇摇头。他们的层级相当高，这点从衣着和散发出的力量就能看出来。但他不认识他们，既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晓得他们的地位。

“两位是从60100层来的吗？来自星期一大人手下的主管部门？”

高个子绅士笑了笑，从背心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来。纸张随即自行展

开，上面的封蜡放射出强光，巡查员被迫低下头，用手臂挡住脸孔。

“你应该明白了吧，我们的主人比星期一的地位更高，”那绅士道，“你得跟我们来。”

巡查员吞了口水，摇摇晃晃地走上前去。其中一个绅士飞快地戴上一副雪白的手套，折下了巡查员的双翼。那堆羽翼不断缩小，最后只有鸽子的翅膀那么大。他把羽翼塞进一只凭空出现的暗黄色信封里，拇指一抹，封口处传来啾啾的响声，随即合拢。然后他把信封递给了巡查员，信封上浮现出“证据”二字。巡查员把它抱在胸前，紧张兮兮地打量这两位护送者。

两位绅士同时举起手杖，在空中开启一道门扉。眼前的空间闪烁了片刻，接着凝固成一道电梯门，配有滑动式金属栅门和一个青铜制的呼叫按钮。其中一位绅士按下按钮，一个电梯厢骤然自虚无中出现在栅门之后。

“我没有资格进入主管电梯，也不能以任何形式进入记录区以上的任何楼层，无论是走楼梯、坐电梯还是通过异路都不行，”巡查员慌慌张张地说，“而且我绝对没有……没有资格下到着墨室以下的地区。”

两位绅士推开栅门，示意巡查员进去。电梯厢的内部铺设着墨绿色的天鹅绒，一整面厢壁上满是青铜按钮。

“我们不会往下去，对吗？”巡查员小声问道。

高个子绅士只在嘴角泛起一丝冰冷的笑意。他抬起手，手臂发出可怕的噼啪声，陡然增长了好几码，最后按下了电梯右首边最顶端的按钮。

“去哪儿？”巡查员问道，敬畏盖过了他的恐惧。他能感到圣嘱在体内不断施加着影响，但他知道现在根本没有帮到它的可能。逃脱的那段文字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了。“直接到最上层去？”

“对。”两位绅士异口同声地回答，同时关上了金属栅门。



## 第一章 坐在浴缸里的大人

今天是亚瑟·潘赫里贡转到新学校的第一天，进展不太顺利。比大家晚两周到校已经够倒霉的了，但还有更倒霉的。亚瑟完完全全是第一次来到这所学校。他家才刚搬到镇子上，他什么人也不认识，对这地方也半点不了解，因而诸事不顺。

比如他就不知道，七年级在每周一的午餐前会有一次越野赛跑，也就是今天。这次赛跑是强制性的，除非学生家长有其他安排，而且要事先声明。

亚瑟试着向体育老师解释说，他最近哮喘发作过好些次，而且情况相当严重，事实上，他一周前才刚刚出院。另外他还穿着愚蠢的学校制服：灰色裤子配上白色衬衫和领带，还穿着皮鞋。他穿着这身是没法跑的。

出于某些理由——也许是因为那另外四十个在周围嬉笑打闹的孩子——体育老师魏特曼先生只听到了亚瑟后半部分的解释。

“听着，孩子，按规定每个人都得跑，无论穿着什么！”体育老师吼道，“除非你病了。”

“我是病了啊！”亚瑟抗议道，但他的话语却淹没在一阵尖叫声

中。突然间两个女孩开始拉扯对方的头发，踢打对方的小腿，于是魏特曼朝她们大吼起来，又吹响了哨子。

“停手！苏珊，马上放开谭雅！好了，你们都知道路线的。沿着跑道右边跑，穿过校内公园，绕过雕像，再穿回公园，沿着跑道的另一边回来。前三名可以先去吃午饭，后三名得打扫体育馆。列队——我说列队，别交头接耳的。退后点，里克。准备好了吗？听我的哨声。”

不，我还没好，亚瑟心想。但他不想再解释下去。也许他可以干脆不跑，但那样太引人注目了。他已经是个孤零零的外乡人，不想再受人排挤。他还是像以往那么乐天，觉得自己应该能行。

亚瑟的目光越过椭圆形的跑道，看着远处茂盛的林子，显然那儿就是所谓的公园。不过，它看起来更像是个热带丛林，在那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许他还可以在那儿休息一下。他告诉自己，他能跑到那儿，没问题的。

为防万一，亚瑟摸了摸口袋里的吸入器，握住了那冰凉的令人安心的金属和塑料。他不想用它，不想依赖药物。但他上次就是因为不愿使用吸入器，最后病情加重进了医院，而且他答应过父母不会再这样了。

魏特曼吹响了哨子，刺耳的长长哨声激起了大家许多不同方式的反应。一帮块头最大、长相最粗野的男孩们仿佛霰弹般疾驰而去，一面加速一面互相打闹。一群擅长运动的女孩——她们的个头比同龄的男孩还高，腿也 longer——几秒钟后便超了过去。面对前面那群与她们同班的捣蛋鬼，她们纷纷昂起头，不屑一顾。

带着参差不齐的热情，跟在后面的，是两三成群的男孩或女孩——他们按性别各自为群，没有一个是男女混搭的。之后则是那些不擅运动或者心不在焉的学生，又或是那些特别叛逆，根本不想跑的孩子，不过亚瑟不太确定他们各自属于哪一类。

亚瑟发现自己也在跑，因为他没胆量用走的。他知道，即使他拒绝参加赛跑，也不会有人觉得他很酷。而且，魏特曼先生已经追了上来，



他倒跑着，好面对面责骂这群在走路的学生。

“你们太不努力了！”魏特曼怒吼道，“再不加快脚步，就别想及格！”

亚瑟回过头去，观察魏特曼这番话的效果。有个孩子摇摇晃晃地跑了起来，但剩下的学生对他理都没理。魏特曼嫌恶地转过身，加快了速度。他追上了亚瑟和跑在中间的学生，然后迅速缩短和领先的那些运动健将之间的距离。亚瑟已经可以断定，他就是那种喜欢在赛跑中跑赢学生的体育老师。也许是因为他跑不赢别的成年选手吧，亚瑟酸溜溜地想着。

在魏特曼加速离开后的三四分钟里，亚瑟一直紧跟在跑步队伍的尾部，但遥遥领先于后面走路的那些。不过正如他担心的那样，他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正常呼吸。他的肺没法扩张，仿佛已经装满了什么东西，再也容不下空气。没有了必需的氧气，亚瑟的脚步越来越慢，渐渐落后，最后眼看就要被走路的学生赶上。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周围的世界仿佛缩小了，最后他的脑子里想的只有好好吸一口气，并且尽他所能地去挪动步子。

接着，亚瑟依稀发觉他的腿不能动了，而且他正看着天空——原来他躺在了草地上。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刚才恐怕是晕倒在地了。

“嘿，你这是在休息，还是不舒服？”有人问道。亚瑟想要开口说他很好，尽管他大脑中有另一个仿佛火灾警报般的声音，正声嘶力竭地说他绝对不是没事。但他嘴里吐不出半个字来，只是发出一声短促刺耳的喘息。

吸入器！吸入器！吸入器！大脑中那个火警又尖叫道。亚瑟听从了它的指示，在口袋里摸索起那个带塑料喷嘴的金属圆筒来。他努力想把它放到嘴边，但举起的手里却是空的。吸入器掉了。

这时有人把喷嘴塞进他的嘴唇之间，一股冰凉的气雾顿时充满了他的嘴巴和喉咙。